



青律之音

□李彦军

那年盛夏,因工作缘故,我从生活多年的乌审旗迁至康巴什。一日,小儿胤学悄悄拉住我问:“爸,还能继续学书法吗?”他声音很轻,恍如墨香浸润的旧事,泛着细微的光,在我心间缓缓洒开,迟迟不散。

人生如浮萍,漂泊本是寻常,可为人父者,心中最牵念的,莫过于孩子的成长轨迹。

彼时,胤学随启蒙书法老师李进习字未满一载,笔锋初露稚拙之趣,与纸墨的情缘初结。

临别之际,李进赠予孩子一册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历代拓本精华:九成宫醴泉铭》,并在扉页提笔写下“守正出奇”四字,墨迹深沉如叮咛。这恰似师长对蒙童习书之路的殷殷期盼,也似一粒带着温情的墨种,随滚滚前行的车轮悄然落入康巴什的泥土。

谁曾料想,这粒静默的种子竟生根发芽,牵出一段与翰墨重逢的新缘,汇聚成一股因墨相逢、借缘随缘的温暖力量。

于是,我得以与胤学的第二任书法老师武国清相识,续写缄默而滚烫的旧契,好似一幅早已起笔的长卷,在时光这卷素宣上渐次铺展、缓缓交融。

武国清的斋号,唤作“青律斋”。初闻此名,便觉有清越激昂之意,如同钟磬发出的悦耳声响,轻盈美好,自然和谐,仿佛能涤荡尘虑,连接古今。

翻阅泛黄的古籍,探寻邃远的智慧,墨香氤氲处,皆是穿越时空的哲思低语。《释名》云:“青,生也,象物之生时色也。”《尔雅·释诂》记载:“律,常也,法也。”

后来,我方知晓,这“青律”二字,于他确是内外相契的。他曾与我细说斋号:青,天地最初之色,东方之天色,象征着自然,也象征着生命,仿若刀锋与石面相触时,迸发出的那一缕最朴拙也最坚韧的底色;律,日出月落,水向低流,寻常现象蕴含着深邃的自然规律,亦指普遍施行的规律,如同笔下传承千年的铁划银钩、法度准则,更似心泉流淌不息的言商角徵羽,声韵之律,梦想之音。

书道之静与音律之动,在他指间与心底,竟能如此浑然交融,同源共流。这般自然融通的通达,令我这个整日都与文字耳鬓厮磨的人,也在静聆之时,心底漾开一片澄远的向往。

胤学随武国清习书,转眼已五年有余。孩子的心性是试金石,能上其持之以恒的,必是那过程里有无穷的趣味与引力。

他潜心书法,却不止于法度。他善思善为,教学常有独到见解。他耐心极好,一笔一画,一撇一捺,认真讲解,反复示范,直到孩子眼中倏然亮起恍然的星光。

“写字先懂字,如同做人先懂理。”他说,教孩子写字,并非教他们做复印的机器,而是要让他们学会“看”,懂得何为舒朗,何为紧凑,何为笔锋藏露间的呼吸……

闲暇时,我去青律斋陪学,常见他与孩子们言笑晏晏,彼此分享趣事,学习氛围轻松活跃。师生之间、家长与老师之间的沟通坦诚无碍,氤氲着一种难得的融合,如坐春风。

这份融洽,我想,根源正在于他待人接物的“忠厚”二字。他为人诚挚,善于交友,心境恬淡,将满腔热忱与至诚皆倾注于教学之中,化作无声的熏染。

国清的书法,我向来是极爱的,曾特意恳请他为我创作一幅。我素来仰慕古君子之风,便请他书以“君子七慎”。所谓

“慎言、慎行、慎微、慎独、慎欲、慎友、慎初”,这“七慎”,是修身养性的智慧,也是为人处世的圭臬。

不久,他竟携了两幅作品而来。一幅以实木装裱,边框质朴厚重,字迹清峻端庄,行距疏密有致,嘱我悬于文斋壁上;另一幅则裱为卷轴,墨色浓淡相间,笔法灵动洒脱,于规范中见性情,似有行云流水之姿。

我本意只求一副,他却说:“书写时心手双畅,一纸未尽兴,便又得一幅。两幅作品风格各异,可品其不同意趣。”这番无意于佳乃佳的自然情致,恰如古时文人酬和往还,以墨相赠时那份超脱物外的从容心境。

我欣然收下,将木框之作悬于文斋素壁,卷轴则妥帖收存。

每每临案作文,抬眼便见清峻洒脱的笔锋,淡淡相宜的墨韵,一派旷逸文心自纸间流淌。静对良久,心中便渐渐生出一份惕厉,随之浮起一片坦然。

观国清的字,我最深的感触便是字如其人。他的楷书,植根于唐法,尤得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之峭拔精严,却又化去几分森然壁垒,于刚劲中添入些许温润与从容,线条劲健而不张扬,结构端稳却不板滞,如他为人般忠厚方正。行书则更见意趣,融晋人韵致与宋人意态于一体,点画映带自然,转折处圆转流畅,看似随性挥洒,实则暗藏法度。

他作书时,神情专注平和,笔锋在纸上行走,时而疾如奔雷,时而缓若流水,墨色干湿浓淡交替,恰如人生的起承转合。人如字,字如人,彼此相看两不厌,这正是功夫化入性情的明证。

国清不仅善书,亦精篆刻。为鼓励胤学,他曾选了一方清淡雅逸的青田石,为小儿篆刻姓名章。石色如幽兰,温润可喜。印文取法汉印,布局匀停,刀法冲切兼用,既见功底,也饱含对学子的深情寄语。

胤学将这小章视若珍宝,每有自觉满意的习作,便郑重钤上。那一点朱红落纸,宛若一场庄重仪式,把习字的时光与师长的厚望,一道印入成长的年轮里。

国清的篆刻,与他的书法同出一脉,走的亦是“守正”之路,取法秦汉古玺,兼融明清流派,方寸之间,气象雍容。

与国清相交愈久,最觉惬意的,莫过于数次饮酒畅谈。他素来豪爽,一回回总要抢先“掏了腰包”。几碟小菜,一壶浊酒,话题便如窗外的夜色,无边漫开。

我们谈人生际遇的起伏,谈生活中的冷暖和酸甜苦辣,也谈少年时未曾磨灭的理想和抱负。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各自的“痴处”——我的文学,他的书法。

他论书,不尚空谈,总从笔法、章法、墨法一一说起。说到精妙处,眼中便放出光来,以手蘸了茶水,在桌上勾

画比划。他说,写字如同演奏,提按顿挫是节奏,疏密开合是和声,一幅好字,就是一曲心泉流淌的乐章。那时,我方更深地体味到他斋号中“律”字的双重妙义。

我也和他谈文学作品的创作、文学语言的节奏,诸如此类,他亦能心有戚戚。这跨越门类的通感,让我们的交谈常常碰出文韵的火花,彼此皆受益。

酒至微醺,话渐稠密,那一份相知相惜的暖意,便如杯中酒气,悄然萦上心头。

自我迁居康巴什后,家中岁末的春联,便常是请国清写就的。这几乎成了我家迎新的固定仪式。红纸铺开,他凝神静气,濡墨挥毫。联语或是我自拟的吉句,或出自他兴之所至的创作。墨迹淋漓未干,清芬已满室萦绕。

待墨干透,我与胤学便小心翼翼捧起联纸,备好胶带,在门楣左右比了又比,方才贴正。大红的纸,乌亮的字,瞬间为素日门庭添上浓重而雅致的年意。贴罢退开几步,与儿子并肩静望那一门焕彩,心中充盈着无声的暖意,既是对传统风雅的持守,也是对友人情谊的绵长珍重。

最令我敬佩的,是他那份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与韧劲。他凭一片痴心和持久之功,长年在中小学及老年大学任教,更凝炼出“观、悟、练、融、创”的教学理念,将书法的种子播撒在不同年岁的心田。后来创立书法培训中心,他便把自己对笔墨的痴迷与学思践悟,如千姿百态的流云入墨,绘成一幅浓淡相宜、气象万千的水墨长卷。多年过去,他的影子,已悄然渗入许多人的字迹之中。

他始终潜心书道,临池不辍,更向诗文史论深处漫溯,以字外功夫滋养笔下神韵。他谦逊低调,以艺会友,身影常活跃于笔墨交辉的现场,或远赴他乡问道于名家座前,或在雅集案边清谈艺理,皆以其扎实的功底和温厚的品性,悄然赢得同道由衷的敬重。

尤为难得的是,这位终日与笔墨为伴的书家,胸中却流淌着一条音乐的河。他通晓钢琴、吉他、笛子、陶埙等数十种乐器。胤学习书期间,他常于课后将孩子单独留下,传授吉他弹奏。书房里,时而墨香弥漫,时而琴音婉转……我隔窗望去,见他俯身而立,耐心纠正胤学按弦的指法,那神情与指导运笔时一般无二。

艺术是相通的。笔锋的流转与琴弦的振动,同样关乎节奏、气息、心灵深处对美与和谐的渴慕。他将这份律动之美,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后辈,正是希望孩子的生命拥有更丰盈的维度。

《礼记·学记》有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常暗自庆幸,在康巴什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能与国清这样一位亦师亦友亦兄长的师者相交。我们之间,无涉利名,唯因对传统文化的共同挚爱,生出一段纯粹情谊。这份情谊,似笔尖墨痕,淡淡渗入时光的宣纸,经岁月沉淀愈见清透;又如他指间流淌的琴音,清越而悠长,不喧不哗,却总在静夜时分,于心头清晰回响。

青律之音,是刀石相击的铿然,是笔墨摩挲纸绢的沙哑细语,是丝丝震颤的悠悠之韵,更是两颗于尘世中恪守“守正”之心、偶寻“出奇”之趣的灵魂,相遇时无声而深刻的共鸣。

这声音,将萦绕胤学成长的岁月,亦润泽我往后的文字与时光。斋名“青律”,人生如律,情谊如律,清音不绝,此生相续。



喧闹的黄河

刘涤摄



没有雪的日子(外二章)

□刘国莉

清晨醒来,窗外静悄悄的。天空灰蒙蒙的,像摊开的一张旧报纸。没有雪。

街道还是那条街道,树也还是那些树,只是总觉得少了点灵气。冬天要是没有雪,就像茶里少了茶味,心里空落落的。路上行人裹紧外套,步子迈得急急的,仿佛都在等一场真正的冬天。

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的雪说来就来,悄无声息地铺满整个世界。我们在雪里疯跑着,笑着,手冻得通红也不愿回家。如今,似乎连雪也来得迟了,像个慢慢走远的老朋友。不过,没有雪的日子,也有它自己的温柔。

阳台会洒满淡淡的阳光,你可以捧一杯热茶,看热气慢慢升腾,暖了指尖也暖了心口。傍晚的灯亮得特别早,一扇窗里透出暖黄的光。厨房里飘来炖汤的香气,楼下偶尔传来孩童嬉闹的声音——这些,都是冬天另一种实实在在的暖。

或许,我们等的不只是雪,更是心里那份对纯白与安静的向往。而那份向往,其实一直都在。它藏在热气氤氲的茶杯里,藏在亮着灯的窗口,也藏在你我平静等待的心里。

如果这时,忽然有一片雪花落下来——哪怕只有一片——所有的等待,好像一下子就有了着落。

整个世界,都跟着温柔地亮了一下。

黄昏的雪

我本不是个爱在黄昏里伤春悲秋的人。但当雪在黄昏

时落下,我总会静静地看上一会儿——倒不是什么郑重的念想,更像一天结束时,自己与自己轻声说说话。

这时候的世界,真安静啊。雪一来,所有的声响仿佛都被轻轻捂住了。喧嚣退去,街道、枝头、远山,渐渐显出一种温柔的轮廓。我的心也像被这片雪花擦拭过一般,缓缓沉静下来。

我不抬头追逐什么,也不挥手告别什么。只是任雪落在肩头、掌心,凉丝丝的,又很快化成掌心一小团温润的湿。它不像光,它看得见,也摸得着。有时一片雪花恰好落在睫毛上,眨了眨眼,整个世界就在那一瞬,格外清晰,又格外朦胧。

天色一寸一寸暗下来,雪却仿佛自己有光。它覆盖着日间凌乱的脚印,枯草的边缘,屋瓦的起伏……把一切都揽进它纯净的梦里。这时若有一盏灯早早亮起,光晕软软地漫开在飘飞的雪里,整条巷子便暖了起来。

屋里的炉火早烧得旺旺的,橘红的火苗舔着炉壁,发出轻微的噼啪声。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映着外头飘飞的雪片子。偶尔有一两片雪花落在窗棂上,很快就被屋里的热气烘化,凝成一小滴水珠,顺着玻璃慢慢往下滑,像谁悄悄落下的温柔念想。我伸手烤烤火,指尖暖融融的,再扭头看窗外的雪,连那凉丝丝的白,都染上了几分烟火气。

原来黄昏的雪,是要人慢下来的。它让你听见自己的脚步,听见心里那些平日里被盖住的声音——不是忏悔,只是想起。想起这一日,想起某个人,想起春天还远,可屋里

的炉火正温着。

若此时有人从雪中走来,身影从远处慢慢走近,我们或许会相视一笑,不必多言。仿佛这场雪,也轻轻落进了彼此相似的日子里。

等到雪渐渐停了,暮色四合,一切归于安宁。而你可知,明天推开窗,会看到一个被雪细心爱抚过的,崭新的世界。

而所有今日的纷扰,都已悄然被覆盖、被沉淀,化作了一片软乎乎的洁白。

一粒纽扣的风

风是看不见的。但你看那柳枝摇摆的样子,多像风张开的双臂——轻轻缓缓地,像三月里慢慢舒展腰肢的先生。

尘土随风而起,聚成一小堆,又散成一地沙。人说“风尘仆仆”,大概都是风带着尘土,一路穿过人间的样子。

风里立着一间茅屋,像是风衣上的一粒纽扣。系上,风就停了;解开,风就涌进来。而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这样一间茅屋。一生忙忙碌碌,不过是在系上与解开之间来回折腾。

风会悄悄带走许多东西:像汗水里的盐,像名利、财富,甚至时光……吹着吹着,好像什么都没留下。可你也说不清,风最后去了哪儿。我们只是习惯预测它的来去。

有时候,虚拟的反而更真实。就像此刻,我站在这扇窗前。推开窗,风就轻轻进来;关上窗,世界就静了——屋里就只剩我和我的呼吸。



元通桥上

那天在人群中和你一起看过桥下的流水
整整一年了
不知那些水都流去了哪里

那些人都都走远了
那些人
曾经在桥头的光影里
流水一样能去往哪里

我在煮茶时想起那座桥,
和站在桥上的人
一遍又一遍看
茶叶浮沉,像我一直有人在
而无果的结局

我们都是雪和花

又来到你的坟前
仿佛这一年的悲伤
都飘洒洒洒,来了
在这一天,我才能完全放下
一个没有父亲的人
已到中年,一个在雪地里
跪下的人

一个在雪地里跪着的人
不必双手掩面
那也是悲伤的样子
我扑倒了一些草
其实是雪在我之前
就做好了这一切
我们都是雪和花

不必再哭出来,那也是
悲伤不已的样子

一堵墙

旧的房子终于被拆了
但还留了一堵墙
哥哥说,为了堵墙
我明白了,墙后面是羊圈
十几只羊,挤在一起吃草
或者分散开来
抬头看我这个陌生的人
其中有一只褐色的小羊羔
走过来让我抚摸
像个孩子
像个老人
像我们在这个倒塌的房子里
共同生活过的人

雪隐藏了一些往事

在一场大雪之后回去
是最好的,雪隐藏了一些
往事,我像一个不相干的人
在一个熟悉的村子里
我喊爸爸,爸爸不在了
我喊妈妈,妈妈也听不见
我喊我割过的草,草枯了
我喊我放过的喂过我的奶羊
我在老屋的窗口
想喊几声,一些灰尘
轻轻地抖落,我转身
多希望能有人也喊我一声
让我回来

最小的尘埃

你离开以后
我站在阳台上
马路边的冬青被反复浇灌
冬青叶子上有日积月累的
尘埃。那些尘埃
才是让我心疼得
和你一样
它们总想一直留下来
和你不一样的是
它们留了下来

橙子

没有什么可以伤害
一个新鲜的橙子,它在树上
它在运送的路上
它在一个黑色的篮子里
它被我抓在手心里

再没有什么可以重复伤害
这样一个背井离乡的橙子

在山上

在山上遇见一条狗
那是一个乳房饱满的妈妈

可惜我没有什么吃的给她
看着她觅食的样子
就深感同情

在山上遇见一个
让我放心不下的妈妈
她的乳房饱满又空旷
她转了一圈就急急匆匆地下了山

雪隐藏了一些往事(组诗)

□李丽